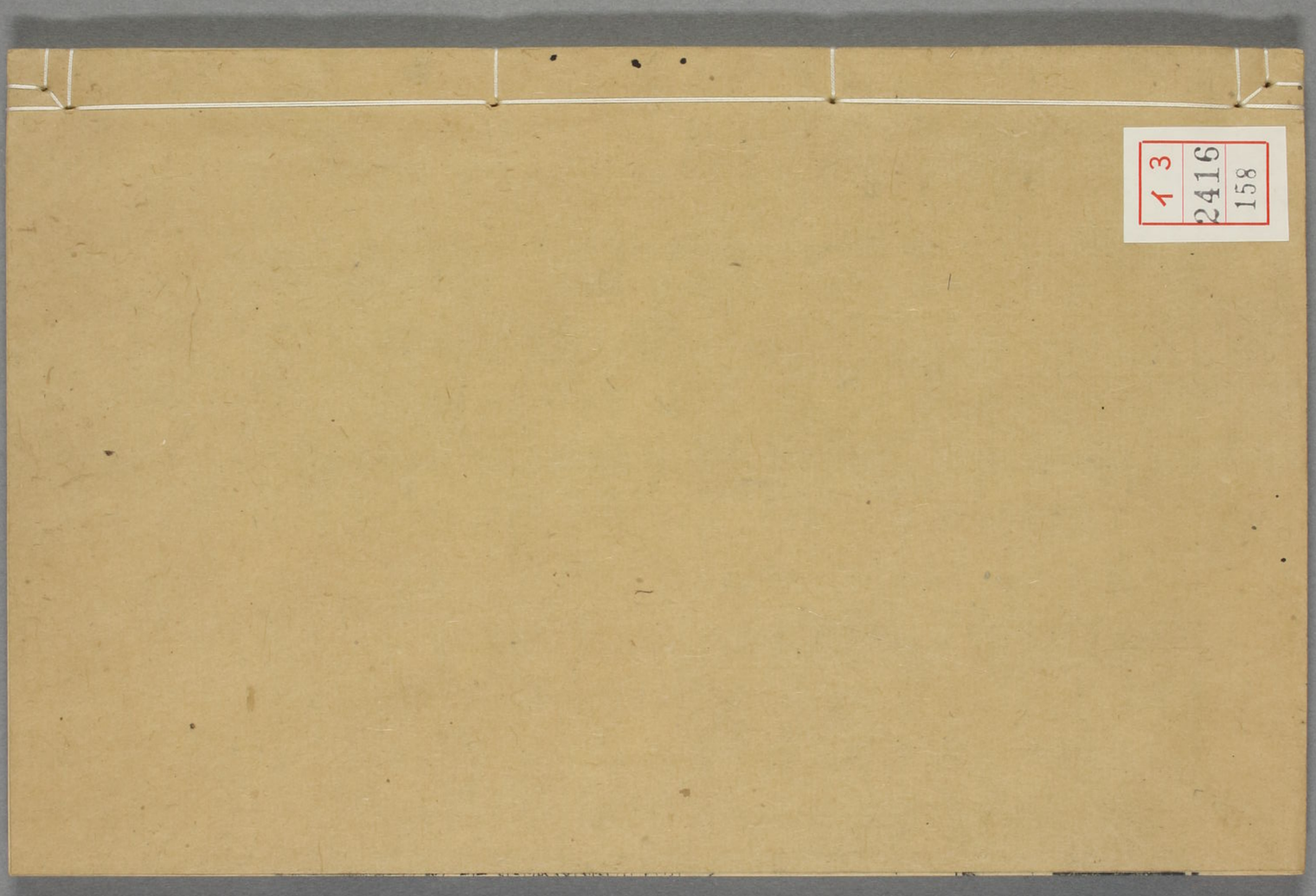

1 3
2416
158

13
2416
158

廨署一

增 山堂肆考曰周禮以八法治官府釋之者曰百官所居曰府此則官廨之說也 左傳疏曰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 宋史曰元豐初建東西二府于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謂之八位 續世說曰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天子御正朝名曰正衙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燕京南門外有越王廨爲宴集之所 石林燕語曰國初京師職事皆無公

半澤文庫

<2004-718>

廨雖宰相執政亦儉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私第呈押既覺稽遲又多泄漏

琐綴錄曰翰林直房在右闕門內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楹諸學士居中楹其餘居南楹俟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　國史唯疑曰端門左有直房五間係坊局官候朝公會及收貯卷箱之所　又曰凡係東宮官屬侍班講讀亦于此伺候

廨署二

晉漢書曰何並性清廉爲潁川太守妻子不至官舍

水經注曰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

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于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簠簋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識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世說新語曰王導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晉書

曰羊祜都督荆州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　又曰杜預爲秦州刺史石鑒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候贖論

幽明錄曰桓石民參軍在丹徒所住解牀前有一小陷穴詳視是古墓桓食常先以鮭餌投穴中如此經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絶嗣滅蒸嘗欲寄君恒食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爲寧州刺史後果如其言　南史曰傅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解凶每昏旦間人鬼相

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　又曰蔡凝字子居爲中書侍郎遷晉陽太守及將至郡更令左右修中書解宇曰庶來者無勞　舊唐書曰房琯開元中歷慈谿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爲政多興利除害繕理解宇頗著能名　又曰李聽起爲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致隳壞聽曰帥臣鎮邦門而出豈有狗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異變

解署三

廨　飾官舍　毀舊府　上下俱詳前二　不入　始至　上詳前二　叔孫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伐樹織葦　繕圃葺舍　晉羅含字君章爲相州別駕以木學知名以解舍喧擾自于城西小湖安茅屋伐樹爲林織葦爲席而居去繕完城圃葺其牆屋廬舍恪不然深以爲恥　吳陸抗與諸葛恪換宅抗臨

官府　公衙　上詳下詳解署一　九棘三槐　二府　上詳下詳解署二　八位　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右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鮭飧　下詳解署一　投穴　弓矢向守　上詳解署二　南史蕭惠明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貢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綱紀曰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灾遂命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大鬚髮皤然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而卒　避正堂　虛正

寢　漢惠帝元年曹參爲齊相齊悼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至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于是避正堂舍蓋焉　揮麈錄曰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中辭微仲云界以中霤即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雀集　烏棲　漢黃霸爲相京兆尹張敞舍雖雀集丞相府遂以爲神雀　得貍　廳事鳴蛩　晉樂廣爲河南尹官舍多怪前尹遂不敢居之廣後穿壁得貍殺之怪遂絕　雞跖集河中府有綠莎廳事唐沿平中好事者常加澆溉王禹偁送柴諫議任河中府詩綠莎廳事舊鳴蛩

廨舍宣攘　廳事華侈　上即羅含事見前五代浚起廨事極其華侈邀梁呂僧珍居廣陵後爲本州刺史舊太祖臨幸賜予甚厚　不徙官廨　立成公宇　梁呂僧珍居廣陵後爲本州刺史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私宅乎　成勸徙廨以益宅　宋寇萊公謫道州司馬

素無公守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麗守土者聞于朝遂有海康之命　越王

廨　元末宮　上王沂公上契丹事　瀛洲道古錄曰元時翰林院以金元末為之歐陽楚公詩翰院老屋勢深雄猶是金家元末宮　直房　度閣　上詳廨署一　宣宗實錄宣德十年置六科度閣文書之所于承天門內　候朝公會　待班講讀　上下俱詳廨署一

鑿池蒔蓮　參天蔽日　玉堂叢語柯潛既綜院章就詞林後圃結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蓮決渠引泉公退宴坐其中翛然若眞登瀛洲者　湧幢小品楊晉庵守隨掌翰林院之後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曝于庭患柳陰之翳也請伐其最鉅者公作賦示意　劉井　柯亭　翰林記曰劉井學士劉定之所浚在公署後堂之左柯亭學士柯潛所建在公署後堂之右前後二間凡八楹後堂有二柏亦潛所種

廨署四

增詩　宋楊萬里題太和主簿趙昌父官署詩曰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氷西昌官舍如佛室一物也無惟有竹倚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大兒怒叫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　明高啓京師寓廨詩曰誰言舊隱非靜里且相依綠樹城通苑青山寺對扉官閒休直早客久夢還稀是物春來典惟存舊賜衣　又曰久夜頻聽雨經春不見花蘼蕪青渚燕楊柳白門鴉拙宦危機遠工吟僻性加閒坊車馬少不似住京華又曰寂寞過芳時幽懷只自知袖無投相刺篋有寄僧詩鼠跡塵凝帳蛙聲雨到池疎慵堪置散不敢怨名卑

袁褧齋宿院署詩曰壁薦崇元日郊禋戒百工泰壇雲霧裏象輅羽儀中越席陳陽位元端處法宮甘泉徒欲賦文藻媿揚雄　李東陽齋居和舜咨侍讀院署見寄詩曰綠槐庭館坐春風十九年前此興同未老身猶書卷裏不眠人在漏聲中大鵬南去雲連海羣鳥西飛月繞空燈火憶君連夕話不勝幽思滿齋宮

唐記唐顧況宛陵公署記曰博陵崔公端憲臺出九江涉吳換號三牧作乂仁聲上騰上褒之以宣歙等州團練觀察採石軍使内建茂行外傳純德德鋪生人生人受賜所部無事緝乎井屋高棟大廡樓傳高亭署以崇

牙虔君命也畧五千架圬墁赭堊燭乎一州竹頭木屑皆適所用前鎮未之有也兵馬使南陽張伯陽承公指撝應接不暇廣而不費華而中儉堡有嚴柝封有巨防巢洞之寇化爲平民銅官戰馬牛渚姑熟之隘籠波洛谷莫不帖焉　楊夔烏程縣修建廨宇記曰叔孫昭子聘于晉晉受邾人之憩執昭子寘于箕使吏藩之昭子不以拘爲意止之舍有壞必葺去之如始至故春秋賢之今有受九重之命母百里之民涸瘵者繫之以綏訛弊者藉之以移既休于公宇覩其隳摧圮漏忍而不治者無乃取譏于君子丹陽某公以再命尹于烏程降車

之期月察訟決獄之暇周視官署其門傾其廳欹其牆圮其廡偃頹簷側楹倒稷傾倚風雨罔庇寒暑是窘公歎曰建之者何人壞之者何心既叨守邑其敢不力自懋以圖嗣修乎

館一

說文曰館客舍也　周禮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宮也　又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視館致餼注曰謂以上卿之禮禮之左傳曰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曰塓泥飾也　荊州圖副曰襄陽縣南有桃林館是則餞行送歸之所萃也　增南部新書曰荊南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元曰不是上台憐姓氏五花賓館敢從容　郡國志曰台州仙石山有館土人謂之黃公客堂　黃圖曰漢畿內千里並京兆府治之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三輔四十五所郡國宮館百四十五所　兩京記曰西京承天門第一鴻臚寺次鴻臚客館　開元文字曰凡事之賓客館焉舍也館有積以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也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燕京南門外有永平館舊名碣石館

清和後易之　又曰檀州五十里至金溝館將之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此過冬自此入山詰屈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計日約其里數　又曰古北口兩傍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舖設弓連繩本范陽防阨幷丹之所最爲隘束出口度得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卧如來館　使遼行程記曰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爲虎北口館　禁扁曰金以幽州爲中都汴爲南京有會同館歸仁館同文館思華館綮文館來寧館來同館懷德館肅儀館　石湖集曰會同館燕山客館也遼已有之　又曰燕賓館燕山城外館也　燕都遊覽志曰四夷館在玉河橋之西　又曰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爲河北使臣宿昔餞飲之所

館二

涼　左傳曰子產相鄭伯如晉以魯喪未見子產欲壞其館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繕垣墻以待賓客今吾子壞之其若異客何子產曰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請執事將何所命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趙簡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我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

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又曰秦伯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晉 又曰楚令尹子
元欲盡文夫人爲館于其側而振萬焉 又曰晉分曹
衛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恭不速行將無及也 又曰叔孫所館雖一
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禮記曰孔子之衛遇舊
館人之喪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于門人之喪未
有所脫驂脫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 戰 戰國策曰燕
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隗曰帝者與
師處王者與友處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

千里馬已死買其骨返以報君大怒對曰死馬尚市況
生馬乎暮年千里馬至者三王欲士先從隗隗且見事
況賢于隗者乎乃築館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爭走
燕遂以破齊 晉 郊祀志曰武帝七年上幸雍郊見五
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祠氏館 黃圖曰河間獻王
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 漢 漢書曰
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起客館開東閤以
延賢人與參謀議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弘
年八十終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
踵爲丞相者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已爲馬廄

車庫奴婢舍矣　又曰元帝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揚雄作賦以諫　魏志曰管寧字幼安與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于異國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世說曰魏明帝爲外祖母築館于甄氏既成謂左右曰館當何以爲名侍中繆襲曰陛下聖思齊于掞王罔極過于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爲名　雷次宗傳曰元嘉中召詣京邑爲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宋書曰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至齊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于剡白山立太平館以處之　又曰永明五年立商飈館于孫陵岡空館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滅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日拾得翠釵數隻　玉海曰淳化四年始置四方館使列于內職　思陵錄曰淳熙十五年遣留守司顏師魯高震至燕京燕京館宴畢入來寧館蓋迓使之館也　成祖實錄曰永樂初設北京會同館改順天府燕臺驛爲之　明

會典曰正統六年定爲南北二館北館六所南館三所

館三

原 歸俎 飾厨 禮曰大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宣擅興律役飾厨傳稱過客注厨飲食傳傳舍使及過客皆得令稱其意傳音轉

假館 受業 處妾 閎人 王導處衆妾密築別館蓋寬饒許伯第曰如此傳舍閎人多矣記公孫弘開東閤分三館曰欽賢曰翹材

翹材 招隱 西京雜記翹材曰接士宋雷次宗隱廬山文帝徵諸都爲築招隱館

除館 崇館 晉人爲李孫除館于西河晉文爲盟主崇四之也

大諸侯之館 適館 就館 詩適子之館兮姑就館分

連榻坐客

倒屣迎賓 晉羊琇豪貴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乃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王粲字仲宣詣蔡邕邕倒屣迎之粲年少客貌細小既至一坐盡驚曰王孫有異材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與之

不問所舍 敢辱大館 禮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叔弓如晉辭館云云

士不敢亂 子無藝能 何蕃居太學六館之士不敢從亂北齊楊休之子休之爲中書監引入文林館時嗤鄙之

于時廬旅 子曰生于我乎館廬舍賓客子我乎館死于我乎殯

天子賜舍 司儀 致館 並儀禮賓至如歸 左傳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即魏明帝事詳館二

築舅氏館 築王姬館

掌方國互市 與商人雜居 隋煬帝于建國門外置四方館待四方使客各掌方國互市貞觀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勿禾百車待以客禮漢爲諸侯刺史立邸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商人雜居禮不足人多怨下詔十五年上謂侍臣曰古者刺史考使至京師與商人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臨幸焉後魏主置主客令隋鴻臚卿統典客後改曰典蕃

鴻臚典客 廣文博士

傳元宗愛虞之材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置廣文館以虞爲博士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迎風置酒臨皐

奏樂 陸士衡詩置酒迎風館李固言傳爲西川節度詔雲韶雅樂即臨皐送之

浮槎

橫江 浮槎詰在廣西南寧府橫州秦觀嘗過此橫江館在黃州府赤壁南晉建

白鶴

黃花 元帝初元三年茂陵白鶴館灾詔曰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園館劉邵趙都賦曰置酒于黃花之館在延秋坊宋熙寧中置以待高麗貢使元豐二年明州及定海縣作

同文

樂賓 同文館

朝覲修容

會計交政 柳宗元邠寧奏記曰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陳宇建于京師朝覲之所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豫章西館揭焉中峙賦營密館于周坊飾賓侶之所集

中峙

周坊 西京賦曰左思魏都

司里不授

舍館 孟子舍館未定

濃花發

黃葉稀 野館濃花發孤館

蕭條黃葉稀

同魚鱗鄒蛟室 韓詩三百里候館同魚鱗孟浩然詩野館鄒蛟室人煙接島夷

欽賢接士 並詳前

館四

原詩晉袁宏擬古詩曰高館百餘仞迢遞虛中亭文幌曜瓊扇碧疏映綺櫺　後周庾信入彭城餘詩曰襄君前建國項氏昔稜威鴈飛傷楚戰雞鳴悲漢圍年代殊氓俗風雲更盛衰水流浮磬動山深喧欲飛夏餘花欲盡秋近雁將稀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　唐崔輔國題豫章館詩曰楊柳映春江江南轉佳麗吳門綠波裏越國青山際遊宦常往來津亭暫臨憩驛前蒼石沒

浦外湖沙細向晚宴且歡孤舟罔然逝雲雨西北客氣歇東南帝獨有蓑蓑心誰知怨芳歲　岑參銀山磧西館詩曰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雙雙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迸人面丈夫二十未富貴安能終身守筆硯　儲光羲終南幽館詩曰卜築青巖裏雲蘿四垂陰虛室若無人喬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采音鳳凰鳴南岡望望隔層岑既言山路遠復道溪流深偃佺空中遊虬龍水中吟何當見輕翼爲我達遠心　王維文杏館詩曰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又竹裏館詩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裴迪竹裏館詩曰來過竹裏館日與道相親出入唯山鳥幽深無世人　李白題宛溪館詩曰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何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助秋聲却笑嚴湍上千今獨擅名　沈佺期岳館詩曰洞嶐仙人館孤峯玉女臺空濛朝雨合窈窕夕陽開荒澗含輕霧虛巖應薄雷正逢鸞與鶴歌舞出天來　孟浩然次蔡陽館詩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疑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壖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　杜甫山館詩曰南國畫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

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
敢求安　元劉因寓萬壽宮館舍詩曰來時殘雪點征
衣落盡庭花尚未歸夢裏不知身尚病春山歸路馬如
飛　黃庚王修竹館即事詩曰池館翠涼處寬閑稱客
居未仙猶閬苑不夢亦華胥竹靜堪居鶴荷香欲醉魚
心清無箇事長日一編書　劉秉忠客館詩曰客館蕭
條動客情飛螢箇箇傍窓明樓頭鼓角聲吹斷漏下銀
河第一聲　郝經新館感春詩曰東風吹敝褐水氣撲
虛簷月窟星河澹江城鼓角嚴年深愁不醒春至恨猶
添爲問秦通守何顏說錦簾　虞集赤城館詩曰雷起

龍門山雨灑赤城館蕭騷山木高浩蕩塵路斷魚龍起
新波燕雀集虛幔開戶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明劉養
晦野館詩曰安穩桐溪上時危久索居蟻穿庭下穴蝸
篆壁間書野水臨秋迥山窓映月虛十年戎馬亂歸計
定何如　高啓晚至西陵館詩曰匹馬倦嘶風蕭蕭逐
轉蓬地經兵亂後歲盡客愁中晚渡隨潮急寒山舊驛
空可憐今夜月相照宿江東　又客館秋懷詩曰獨卧
愁空館牆陰野豆開暑將潮氣斂秋與竹聲來身賤多
違志時清少棄材慙非張仲蔚門戶有高萊　楊基宿
高季迪京館詩曰歲晚此相逢鄉情似酒濃語長銷夜

燭夢短及晨鐘急雪風鳴葦微雲月照松雞前趨闕去
寒樹曉龍葱

晉張協元武館賦曰爾乃地勢夷敞既膏且腴環以翠林帶以赤渠尋厥先之攸基實張氏之舊墟何魏后之周覽遂築館而起廬既號元武是曰石樓于是崇墉四匝豐廈詭謀爛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盱華璫四垂接棟連阿崿嶱參差朱戶清鋪幽闥秘闈于是高樓特起竦峙岩嵓飛甍四注上棨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陽扉南啓陰軒北達春牖左開秋窓右豁仰視雲根俯臨天末木則楸梓夾路翁蔚如林洪榦十圍修枝百尋　潘尼東武館賦曰東武館者蓋東武陽侯之館也嘉大雅之洪操美明哲之保身懲都邑之殂險厭里巷之囂塵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審鄰將遷居于爽塏乃投迹于里仁前則行旅四湊通衢交會水泛輕舟陸方羽蓋後則崇山崔嵬茂林幽藹彌望遠覽滉瀁夷泰表裏山河出入襟帶若乃潛流旁注飛渠脉散芙蓉映渚靈芝蔽岸于是逍遥靈沼遊豫華林彎弓撫彈娛志蕩心梧不空縱綸不苟沈遊鱗雙躍落羽相尋膳夫進俎虞人獻新春醴九醞嘉豆百籩隨波泝流乍往乍旋

麗館窓闥列周長除臨起檻檻相承聖朝明察同保休徵　又平樂館銘曰乃興平樂弘敞麗光層樓通閣禁闥洞房梦梁照曜朱華飾當騁武舒秘以示幽荒如榮普霞然後來王

驛一

說文曰驛置騎也　玉海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遽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　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玉藻曰士曰傳遽之臣注云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遽傳而遠疾故謂之傳遽也　孟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　漢宣帝詔曰吏或飾厨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韋昭曰厨爲飲食傳謂館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使過去也　孫樵記曰褒城驛號天下第一　詩話曰白沙驛在永州一百二十里祁陽縣下臨湘水西岸門外有亭以形勝盡在此也

驛二

漢書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以任俠自喜爲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郭請謁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　又曰魏相爲茂陵令御史大夫桑弘羊客

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　又曰王溫舒爲河内太守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内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河内皆怪其奏以爲神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内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于是遂去　又曰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

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又曰衞颯建武時遷桂陽太守三縣去郡遠且千里每一吏出徭及數家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于是役省勞息　會要曰開元十六年七月敕傳驛因御史出使察之二十五年五月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未稱使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焉　舊唐書曰裴潾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内官以充館驛使有曹進五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捽辱者宰相季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内官爲使潾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内有京兆尹外道

有觀察使刺史送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關若令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竊恐蹇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言雖不用帝意嘉之 新唐書曰元稹爲御史分司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 舊唐書曰柳公綽長慶元年爲京兆尹時河朔復叛朝廷用兵補授行營諸將朝令夕改驛騎相望公綽奏曰自幽鎮用兵使命繁併館遞置乏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部無限約其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十匹衣黃綠者不

下十匹五匹驛吏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驚擾怨嗟遠近喧騰行李將絕伏望聊爲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勞

驛三

原 聚標 續食 野廬氏掌達國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治地之人聚標之有相翔者則誅之鄭當時置驛馬四郊迎賓縣次與續食注云路次也

趙孝 止上下俱息 上詳驛二 一宿去 三日館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逆旅也

瀘盧傳舍一宿而去 左傳三日館穀

乘驛 請地 驛遞傳也左氏曰楚子乘驛漢張禹年老自起家營好平陵請求之上以賜禹詔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平陵徙亭他所曲陽侯王根閒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遊之道又徙壞舊亭非宜孔子稱賜汝居處部

愛其羊我愛其禮宜賜他地上卒以肥牛亭地賜之 延客 閻人 漢鄭莊置驛以延賓客 下詳館二

不修私具 郵驛 薛宣子惠爲彭城令宣過之橋梁不修知其不能給伯重曰避傳 詐傳 投傳 上詳驛二 詳驛二 投

賦傳 避傳 傳郵賦宗避重 傳不受申屠蜡事詳義感

賓飾傳稱客 上詳驛二 下詳驛一

奏事 上詳驛一 下詳驛二 置驛 謝

素王乾與趙戰不利武安君白起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強起之武安稱病篤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賜武安君死遂自殺 杜郵賜劒 皇華 擲書

異聞錄云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見美婦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海侯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曰川中洵百姓眠馬撲兒御厨飯洎還不敢宿皇華驛窩宿旅即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何詣百十二字能解否慶成不能舉觸乃作詩二首滅成不能對因命酒慶成而去丁晉公見十二字曰此獨眠孤館四字也 乘

傳詣洛 乘傳過家 史記漢高詔酈商謂田橫曰田橫誅焉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以爲榮 取善

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仲子陵典黔中選補乘使淳于髡獻鵠于楚王至此地放之渴揭空籠往見王曰臣不忍鵠之渴

改避賢史記齊使 其鵠乃揭

譙 改避賢郵

出而飲之餓飛去吾欲自殺買而代之是欺吾厚賜而歸驛名善譙蓋取此元稹陽城驛詩曰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祠曹諱羊祜此驛何不徙避公諱改名避賢郵

已斬女巫 不讓宣官 肅宗以王

瓊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門扁戶不啓震命壞鑰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舊巨萬悉列于上曰臣已斬女巫請以所籍編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以待 虛館

奪馬以闉 高元裕以右補闕使宣慰之詳館驛二

即管寧事詳館驛二

商山道出商川會方士趙歸眞擅乘

驛馬元裕誠之曰天子置驛爾敢矯驅邪命左右奪之還具以聞

市健馬募駿足

唐盧鈞拜鄂州刺史闢輔驛馬疲耗鈞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之又王疑爲商州刺史有治賦羨銀疑一無所受惟市馬以供驛用字士安諸道巡院皆募駿足置驛相望

馳驛入奏

飛驛達警

唐溫造馬周建白置飛驛以達警急

江淹常夢筆驛在應天府東八里冶亭昔江淹于此夢得彩筆元積昔日曾于

宿黃丞見迎

解縣飲酒有一人頻後奉使東川至襄城似識閎其前銜即曩席黃丞也有贈黃明年令扶風漢陽築隴丘元積詩嚴秦修此道塢三百所置屯驛兼漲驛前池

埋輪

後漢安帝五年選遣八使分行風俗綱獨埋其車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籌筆

張綱傳籌筆驛在蜀輪十路諸葛亮籌畫于此山水最秀

飛狐亭障

井陘烽燧

王霸傳建武十二年與杜茂治飛狐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馬成傳建武十四年代杜陵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高陽傳舍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食其黃霸守潁川使郵亭鄉官皆蓄雞豚

潁川郵亭

列傳

傳置

漢文帝召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給傳置注遺留也財與纔同傳置驛也

傳舍

公食

使車驛騎

星軺軺車也

使車軍書

行人供其乏困

行李往來供其困乏

無憂客使

左傳高其閈閎厚其牆垣

以無憂客使

端征端往

驛吏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郡至公車刺取

載馳載驅

毛

赤幘

續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

赤白囊

丙吉傳驗吏見

御史知驛

會要大曆中各以御史知驛遂稱使

十二辰堆

會要開元

十五年御史臺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所創水陸相兼六典駕部郎中掌天下傳驛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九所水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一

鈴聲郎當詩話明皇幸上亭驛門黃繒綽曰車上鈴聲頗似人語對曰似言三郎郎當故又言郎當

驛

湖岸聞歌酉陽雜俎劉元房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朝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裁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

驛有善行舖卒名爲草上煙有勢力使命常數程打過立太

祖處盧縻毀器物日益碎破不與裹類之請以備掃

來諸國貢使

劉諫議院金臺集劉貢昌平人歷遼金無能發潛德者天曆間昌平驛官官祺始奏

驛取至京

卜永樂中驛取至京太宗

命于午門上布卦乃閩英國公征夷事昭陽占曰此大勝之兆時正午當得捷音其時果有飛檄至報安南平

上大悅賜鈔幣遣歸鄉里

驛五

詩梁庾肩吾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亭一回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黯戎鍛伊洛雜種亂軒轅聲道通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父雖蹟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畧誓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唐張說古泉驛詩曰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臣臨河

上於陵入濟東我今行至此感歎古泉空　又深渡驛詩曰旅宿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猿響寒巖樹螢移石驛樓他鄉對搖落併覺起離憂

宋之問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咏詩曰逐臣北地承嚴譴調到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遥雨散各飜飛海闊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　又題大庾嶺北驛詩曰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王勃白下驛餞唐

少府詩曰下驛窮交日昌亭旅十年相知何用早懷抱即依然浦樓低晚照鄉路隔風烟去去如何道長安在日邊　蘇頲曉發方駕驛詩曰傳置遠山蹊龍鍾蹴澗泥片陰常作雨微照已生霓鬢髮愁氛換心情險路迷方知向蜀老偏識子規啼　李白至鴨欄驛上白馬磯贈裴侍御詩曰側曼萬古石橫爲白馬磯亂流若電轉舉棹揚珠輝臨驛卷緹幕升堂接繡衣情親不避馬爲我解霜威　杜甫宿白沙驛詩曰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祇客星隨波無限好的的近南暝　李商隱籌筆驛詩曰魚

烏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復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甫吟成恨有餘　元黃庚書山陰驛

詩曰迢遞三山道重來感舊遊潮聲寒帶雨山色淡生秋寄驛通鄉信題詩記旅愁江湖十年客兩度到西州

范梈過三合驛詩曰一春歸計又蹉跎窮粤風光奈病何總有青山千萬疊行人長少鷓鴣多　薩都剌至龍潭驛詩曰野草山花知姓氏人生踪跡是浮萍帆衝細雨空江白鳥沒長淮遠樹青今夜故人離水驛明朝別酒盡沙瓶匆匆又入丹陽去暮鼓晨雞已候聽　又

題茶陽驛詩曰白雲飛出山怒擘蒼峽裂幽谷濕晴雲絶壁灑飛雪萬折入滄海龍宮水晶闕簸揚弄珠人氷簾挂寒月　又題揚州驛詩曰銀燭高燒照不眠呼兒飲馬吸清泉寒砧萬戶月如水塞雁一聲霜滿天金縷款歌來枕上銀瓶索酒到亭前明朝走馬燕山道贏得紅樓說少年　明劉基發安仁驛詩曰雞鳴發山驛天黑路彌險煙樹出猿聲風枝落螢點江秋氣轉炎嶂濕雲難斂佇立山雨來客愁紛冉冉　又夜泊桐江驛詩曰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是雲臺與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汪廣洋登胥江驛亭詩曰小閣

開簾望遠岑煖風晴日囀幽禽胥江流水清無底較比春愁一樣深　曾棨駕次江心驛詩曰清蹕初傳日未西鴻臚將引唱班齊營門風暖千旗動輦路雲香萬馬嘶草綠夜塘多是水雨晴沙道不成泥忽傳四鼓鑾輿發不寐時時聽曉雞　王守仁書草萍驛詩曰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方西北傳方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馳驅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增記唐李勉滑州新驛記曰余命試光祿卿兼同州別駕裴萬以恪以幹俾主剏刱坊墁之工授其意曰無尚雕木之異無榮飾土之奇揆時勿奪詳費就簡惟疎楹棟將違暑也廣庭廡將達風也取寧體之用去娛目之奢彤彩爲文刻剸像物有益勞費豈利蔭庥況玩巧蕩神誇麗踰度乎　崔祐甫滑亭新驛碑陰記曰連帥尚書汧公爲國垣翰于東土軍禮肅人謠興新其亭傳以待賓旅謀之有程設之有所力肆于悅巧悛于淫勿亟而成得其時制博敞高明倬其開闊沈深奥密杳然其堂室　鄭就宋州重修五驛記曰我季父適守睢陽大軍頓其所資糧器械且靡闕一毫明年九月賊平我公念雍池泊會亭五驛前爲賊熾焰所滌況沿河旁午豈

可使廈屋不修刀劂材孱工未數月而畢其創匠輪奐爲客館之最

閭里一

【增】說文曰閭里門也　又曰里居也　爾雅曰巷門謂之閭　風俗通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周禮曰太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　又曰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若國有大故則卿大夫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又曰族師各掌其族之藏令政事以邦比之法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又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毛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　尚書曰表厥宅里　禮記月令曰孟夏門閭無閉　淮南子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廻車

閭里二

【增】列子曰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

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隴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寻皆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生更微　水經注曰齊景公欲更晏子宅辭曰敢煩里旅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因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漢書曰武帝以圖書載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　又曰萬石君慶徙居平陵里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張湛爲馮翊告歸平陵里望里門而步　後漢書曰荀淑有子八人儉絜靖燾汪爽肅夷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初荀氏舊里

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因改其里曰高陽里　齊書曰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荅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辨速　南史曰花柏年漢中人常詣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帝問年曰鄉里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唐書曰劉仁軌咸亨中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樂城鄉三桂里　又曰劉知幾封居巢縣子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改其鄉里

爲高陽鄉居巢里　又曰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驂導盈閭巷人號所居坊爲鳴珂里

五代史曰鄧佑擢童子科弟吉擢三禮科改所居爲揚名鄉兩秀里　宋史曰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閭里三

五比爲閭　五鄰爲里　上詳前一　下倣此　無閉　必步　上詳前一

門閭溝渠必步內史石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對案不食曾參迴車勝仕之里

荀氏龐公　上詳前二　龐公鑿井得銅閭里

迴車下車

式商容

式干木　武王式商容文侯式段干木閭

仁爲美　義不入里　仕爲美　表閎賊不入閭事詳義感

聽以版圖　掌其刑禁　俱詳前一　爲聯爲比　相愛相和　上詳前一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愛相和

同里

晉三物八刑

閭左　漢盧綰與高祖同里秦二世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興舞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婣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卹七曰造言八曰亂民

義行見稱　豐約與共　東漢王烈字彥方以義行見稱于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有爲盜者不辭刑罰勿使玷晉中書何琦尚節豐約與鄉里落落不合越州刺史趙政問之襄曰世降道衰人多趨利是以索居政深器之

表正鄉閭　索居處部　干人陸襄少有大志與鄉人多趨利是以索居政深器之

高陽樂成 上下俱詳前二

傳昌人漢末黃巾起到傳天下賢人令作賊那可入其里那北史華秋事母以孝聞母喪負土成墻築廬賊起往來于廬之左右咸相戒勿犯孝子鄉

累德里 上詳前二

成墳墳前生麻一株其大合拱冬夏常青周孝帝表其閭擢授甘棠子士榮亦至孝父喪廬墓庭楓柏死服終還家楓復榮茂詔號所居爲累德里

冠蓋里 巾車鄉 漢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里填列宣帝未至有卿士尺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刺史行部見之教勑名其里爲冠蓋里 東漢馮異初在巾車鄉爲漢兵所敗賊那可入 君有何藏 即任旋事見前二下詳前二

月旦評

蒲葵扇 東漢汝南許劭與兄虔俱有高名好臧論鄉里人物每月輒更其題謝安品子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扇之價增數倍

鄭公鄉 趙公里 東漢鄭元字康成北海人元好學學徒至數千百人國相孔融深敬之令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下詳前二

光德里 張儀樗里 樗里南子

調元鄉 唐博陵崔邠兄弟宅 宋李昉字明遠所居鄉曰調元鄉

錦里 樗里 張儀築益州城故錦官城也號錦里樗里子名疾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樗里子詳前二下

弩矢先驅 衣繡晝行 史記司馬相如奏言郡縣上以爲然拜相如爲郎中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魏志張允爲雍州刺史太祖曰還鄉本州可謂衣繡晝行

持羊酒賀 分肉食均 史記盧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高祖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後減滅荼爲燕王又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素閨其賢 罕識其面 韋貫之兩家及高祖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又曰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軍後減滅荼爲燕王又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韋貫之或薦之京兆尹李

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于上五代崔稅遭世亂寓居滑臺不遊里巷十餘年人罕識其面

薛曲 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門有大石可坐數十人

繪事見坊 **昭君村** 綠珠江 昭君生于陝州有昭君村綠珠生白州有綠珠江

孔子恂恂 下惠由由 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柳下惠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

敢煩更宅 何輕下步 漢張湛字子孝罷馮翊曰明府位尊不宜輕湛告歸平陵望寺門而下步主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父母之國所當盡禮爾何謂輕哉

必式 必恭 禮入里必式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晉鄉入臺關全節過元城 唐苗晉卿字元輔潞州為太守入臺關望縣門輒步行或問之答曰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五代馬全節初從廣晉後過元城縣官鄉人以為榮

入里必趨 望門則步 史記萬石君徙居陵里少子內史慶及諸子入里門必趨至家下即張湛事見前注

反貽患苦 不宜剽殘 東坡志林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于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旌旄之美使邦君負弩矢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意乎 唐李勣微時往從韋成翟讓爲盜曰所居鄉里不宜自爲盜認之爲剽殘

老窮不遺 守望相助 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于州巷矣 孟子曰守望相助

示子孫不忘 與耆老相樂 王師範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師範遣吏揖坐拜庭中乃出或諫不可曰吾示子孫不忘本也司空圖每歲時祠禱歌舞圖于閭里耆老相樂

臺一

原 劉熙釋名曰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積土四方者 詩 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禮 五經異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 禮統曰夏爲清臺商爲神臺周爲靈臺 老子曰九層之臺起于累土 博 神鑒度曰庖羲氏建治

于宛墟國宋陳留縣有八卦臺　史記曰趙武靈王建聚臺于邯鄲　又曰淮南王安立思仙臺　原又曰漢武帝起柏梁臺高數十丈　增又曰濟陰郡城陽有堯靈臺　後漢書曰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　東京記曰兗州有娥皇女英臺　原三輔故事曰龍臺高六丈去豐水縣五里　三輔宮殿簿曰長樂宮有臨華臺神仙臺　楊龍驤洛陽記曰凌雲臺高二十三丈登之見孟津　增黃圖曰酸棗城西有韓王望臺　地理志曰北郡有之回臺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作金虎臺又作冰井臺　原又曰黃初六年築東巡臺七年築九華臺　晉宮闕名曰鄴有銅爵臺織室臺　增又曰晉有崇天臺　原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皆因城爲基趾中央名銅雀臺北則冰井臺　增述異記曰會稽山中都郭門古宮存焉宮前有堯臺舜館　宋史曰太平興國二年築講武臺于城西之楊村　又曰慶元四年祕書省築渾儀臺高二丈一尺　實錄曰景泰元年築東直門外望京村墩臺　尚書曰散鹿臺之財　子虛賦曰靈王遊于雲夢之中息于荊臺之上　上林賦曰累臺增成　甘泉賦曰洪臺獨出　思元賦曰聘王母于銀臺　長門賦曰覽曲臺之央央　文選曰

綴平臺之逸響

臺二

原 左傳曰夏后啓有鈞臺之享 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于晉之墟爲作璿臺臺于水之陽 又曰享神于大陵而上鈞臺 增 淮南子曰夏桀之時容臺振而掩覆 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及于池沼澤及枯骨 晉東晳汲冢書抄云周武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 列子曰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以王之宮室里陋而不可處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王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之上號曰中天之

臺 原 穆天子傳曰盛姬盛伯之子也盛國名 天子賜之土姬之長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 山海經曰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 增 拾遺記曰昭王時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處之 述征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明之臺一名宣昭之臺聚天下異木神工篩水精爲泥臺高百丈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登臺忽見二人乘空而至乘游飛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

飛坐者皆口禁井池冰堅可啄又設狐腋素裘紫羅大褥是西域所至施于臺上又一人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臺下

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鵠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數年皆隨鳳飛去秦爲作鳳女祠于雍宮時聞簫聲焉　史記曰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樹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乎兵下可以陳鼓鐘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舟奚以敬民所敬皆異也于是平公乃罷臺　原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有師曠倉頡城城上有列仙吹臺　增　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鴉遮煙而噪或集子推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思烟臺　韓詩外傳曰景公使人于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斲者猶以爲

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于是楚王蓋
悒如也　說苑曰齊威王游于瑶臺成侯卿來奏事從
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
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　原　王孫子曰
昔衞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
述征記曰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
斗膏以獻王王坐通雲臺亦云通霞之臺以龍膏爲燈
光耀百里煙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也遥拜之燈
以火浣布爲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見人物之影如
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厝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

春此石于泥泥于通霞之臺與西王母游居此臺上常
有鐘鼓琴瑟之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
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似桂花隨四時之色　述異記
曰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之
爲賢士臺亦爲之招賢臺　原　左傳曰楚子成章華之
臺以與諸侯落之　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
誇之饗客章華之臺三休乃至于上　家語曰楚王
將遊荆臺司馬子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駕于殿下曰
今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將子西之背曰與子同樂
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夫子期者忠臣也而

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也王曰善乃還　說苑

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曰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因歷陳天子諸侯不尊賢用諫身死國亡之事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明日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曰薪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英華集曰九思臺楚莊王樊姬墓也一名九里臺　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于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

子具于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　原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　晉　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云雲夢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列女傳曰貞姜者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夫人不去于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原　吳地記曰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爲名西向去國三十五里春夏遊

焉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遂見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蘇望五湖五湖去此臺二十五里

史記曰勾踐二十五年徙都瑯琊立觀臺以望東海　吳越春秋曰

范蠡于東武山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臺立層樓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起離宮于淮陽中宿臺在于高平篤臺在于成丘苑于樂野燕臺在于石室齊臺在于襟山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于令厨　魏策曰梁惠王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擇言曰昔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可無戒歟　新序曰魏襄王將欲爲中天之臺許綰負鍤而入曰聞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九千里其趾當方一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王默然罷築者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

史記曰始皇作瑯琊臺刻石頌德　伏琛齊地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臺亦孤山也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　史記曰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葉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

業其用財自衛不見犯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女
築懷清臺

三齊略記曰萬城東南有蒲臺高八丈
秦始皇東遊海上于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
蒲生縈委猶若有繫狀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　關輔
記曰建章宮北有涼風臺積水爲樓長樂宮有魚池臺
酒池臺始皇造又有著室臺鬬雞走狗臺韓信射臺又
未央有果臺棗西山二臺未央宮有鈎弋臺通靈臺望
鵲臺避風臺

漢書曰文帝嘗欲
作露臺召工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
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又曰文帝嘗夢欲
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
自求推者即見鄧通夢中所見也

嵩高山記曰山
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

戴延
之西征記曰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
里嵩高總名也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山下　又曰揚
州霍陂有臺高二丈南兗州記云即吳王濞之釣臺也

史記曰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孫卿言干帝曰仙人好
樓居帝乃使卿持節候神作通天臺高三十丈雷雨悉
在其下

洞冥記曰武帝起招仙之臺于明庭之北明
庭宮者其臺之別名也于臺上撞碧玉之鐘挂懸黎之

罄吹霜條之篴唱來雲依日之曲使臺下聽而不聞歌管之聲　又曰神明臺祀仙人處有銅仙舒掌捧雲表之露　漢武內傳曰鈎弋夫人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之雲陵帝甚哀悼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棺無屍唯衣履存焉乃起通靈臺于甘泉常有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趙飛燕傳曰成帝于太液池中起爲瀛洲臺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趙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裸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道遠之曲帝以文犀擊玉甌令后所愛侍女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　後漢書曰永平初以馬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于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于帝曰何不畫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漢書曰王允爲司徒及遷都關中允收斂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至長安皆分別條上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又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于鄴十七年春悉召諸子登臺使各爲賦臨淄侯植援筆立成

原　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一柱衆梁皆共此柱　廣州記曰尉佗立臺以朝漢室圓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進頂上三畝朔望升拜號爲朝臺　增　洞冥記曰山中有韓夫人愁思臺望子陵也　李膺記曰市

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海安寺有琴臺故墟　兩京記曰東都城有流杯殿在麗春臺北有東西廊南至麗春臺北連弘徽殿南頭皆亭子間以山池殿上作漆渠九曲　東京記曰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王遥事霍山神築此臺禱于上因以爲名　又曰汴城上有列仙吹臺西有牧澤甬道二百里漢梁孝王所造今謂之隄赤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云蒼頡師子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側因名焉西有崇山即顏率云蟬臺之下涉海之上是也　又曰洛州溫明臺後漢世祖晝卧于此殿耿弇入造牀下勸帝即位處　原幽明錄曰

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結搆巧麗窮盡神工橫光巖渚竦曜星漢　戴延之西征記曰官渡臺去青口驛六十里魏武所造也破袁紹于此　搜長安志曰姚興集沙門五十餘人有大道者五十人起造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居須彌山四面有崇巖峻壁珍禽異獸木草精奇仙人佛像俱有人所未聞皆以爲希奇　原鄴中記曰西臺高六十七丈上作銅鳳窓皆銅籠疏雲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耀　搜魏畧曰黃初五年文帝東行留郭后于永始臺霖雨城樓多壞有司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迎而無符不去卒

沒今帝在遠未有急而移止奈何　述征記曰魏文帝築臺高四十丈列燭置于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以處美人薛靈芸焉　又曰魏明帝五年昆明國貢嗽金鳥帝將此鳥畜于靈禽之園飴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以器服畏霜雪乃起小屋以處之名曰辟寒臺皆用水精爲戶牖使內外通光而風露恒隔宮人爭以鳥所吐之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　又曰吳主以潘夫人爲神女每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吐于玉壺中使侍婢寫于臺下納火槨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

洛陽伽藍記曰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于此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棟梁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日皇帝在靈芝臺避暑

晉書曰涼張茂築臺約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築臺姑藏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鮪曰今世難未夷

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以來轉覺衆務日奢于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民所望于明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原 益州記曰雁橋東有巖君平卜處土臺高數丈也　荊州圖記曰江陵縣東有天井臺飛軒光映背邑面河實郊鄙遊憩之佳處也

鄧明德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瓦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峩峩響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舞唱之節

晉 關中記曰宮北有井榦臺高五十丈積水爲樓言築累方木轉相交架如榦　類書曰爾雅臺在夷陵州郭璞注爾雅于此　水經注曰固安縣金臺陂東西六十里南北五十步陂西北有釣臺高十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金臺上高東西八十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爲范陽也戍之即斯臺也又有小金臺　又曰魏天師道場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䴥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漢下絶囂浮　東京記曰夏州朔方郡赫連勃勃僭號築土起珍珠樓中天臺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赫連勃勃大破南涼傷禮并殺衆數萬以人頭爲京觀號髑髏臺　北齊書曰文宣

天保九年發丁匠三十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業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逸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並命賦詩　成都記曰蠡臺梁孝王所築于兔園中迴道似蠡因名之　太宗實錄曰貞觀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室塋域率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岸多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于石　唐書曰杜甫少與李白齊名嘗從白及高適過汴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之測　舊紀曰會昌五年正月

朔敕起望仙臺于南郊壇時道士趙歸眞特承恩禮　杜陽編曰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眞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生玉碁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　宋史曰雍熙四年內降手札來年有事東郊行籍田禮十月詳定所言舊禮于先農壇東立觀耕臺　又曰慶曆三年土閔雨露立殿廷御衣露潤戊子雨輔臣稱賀辛卯築欽天臺于禁中　成都記曰望鄉臺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塼作道通至臺上登迴眺究觀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丘之秀極也　帝京景物畧曰過沙河二十里至新井庵有松

林陰一畝西數里柳林中有臺曰景梁臺土人立以思狄梁公　金臺集曰妝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嘗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土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上大悅　燕都遊覽志曰玉泉山有呂公巖下臨一潭廣丈餘山上有看花臺　歸潛志曰王爵字飛伯少居釣臺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臺得其所著賦及碑大驚遍薦于諸公自此去釣臺遊四方

元史曰世祖中統中于麗正門東七里建祭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自是國有大典禮皆即南郊告謝　又曰至元五年十月敕二分二至及聖誕節日祭星于司天臺　又曰至元三十一年五月祭紫微星于雲仙臺雲仙臺即今之望日臺　元掖庭記曰九引臺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宮女登臺以五綵絲穿九孔針先完者爲得巧遲完者爲輸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　方輿記要曰晾鷹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高數丈周一頃元時遊獵多駐于此　明一統志曰釣魚臺在府西花園村臺下有泉涌出灌爲池其水至冬不竭金人王爵隱此

臺三

五仞　九層　說苑曰楚莊王築五仞之臺

郭子橫洞冥記曰前二下詳前二有三鵶羣飛俄而下臺帝悅之至夕鵶宿臺端

觀天　望月　上詳　候日

揆星　晉暉吳越春秋曰范蠡起遊臺于怪山以爲靈臺所以考天人之變候日月之怪白虎通曰天子立靈臺以觀陰陽之會揆星度之際驗十成　九累　楚詞曰瑶臺九累　尸子曰瑶臺而堯白屋　柏寢　魏居　韓子曰景公與晏子游少海登柏寢之臺望其國曰美哉堂堂乎與伍舉登焉曰臺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爲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晏若爲此臺民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君謂此臺美楚其殆矣賈逵注曰魏居高臺名　堯巡　夏亭　王韶之始興記曰含洭縣有堯山堯巡狩至于此立行臺也　記禮　藏書　漢書藝文志曰曲臺后蒼爲記十篇如淳注曰行禮射于曲臺后蒼記故曰曲臺記　司馬彪續漢書曰靈臺者乃周家之所造臺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也　窺天　望海　上詳前一　伏琛齊地記曰平壽城西北八十里有平望亭亦古縣也或云秦始皇爲望海臺　銅雀　金鳳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太祖作銅雀臺

武故事曰漸臺高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內殿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凰高五丈飾以黃金栖屋上　戲馬　鬬雞　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曰彭城西南有項羽戲馬臺　郭緣生述征記曰廣陽門北有鬬雞臺高六丈廣三十步由耻山邑人慕德故立此臺　慕許　懷清　戴延之西征記曰許昌城本許邑所居也大城東北九重有許由臺　上詳前二　漢書曰元鼎二年春起百梁作臺因名之　朝漢　望齊　上詳前二　史記曰胡武靈王爲野臺注曰野一作望　清泠　杼詣　梁吹　蜀琴　上詳前二　越賀　蜀卜　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賀臺于越　蜀記　至日登　仲夏處　傳曰南至公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之仲夏可以處高明可以居　集鳳　呼鷹　上詳前二

劉表好鷹常登臺歌野鷹來曲

集烏臺狀虎 御史府亦曰集烏臺曲陽侯王根作漸臺以延天子謂之黃金臺傳宋皇國

延士坊農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

農牧子罕請俟農功畢築者謝曰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執諫小人皆有閑閒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為十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君子謂子罕能分謗

望仙思子詳前二下俱

避風曜漢上詳前二金來曜星漢

經始落成靈臺章華臺

臨高望思武帝立歸來望思之臺

通靈通天上詳前一漢武臺名

上帝居仙人居玉臺瑤臺山人所居

觀避灾望扼腕晉靈公不君從臺上潘岳西征賦弄死于漸臺

增夏臺齊臺夏桀囚湯于夏臺淮南子曰

吹臺即師曠建

瑤臺玉臺桀為瓊宮瑤臺

諸陳留有阮公嘯臺也在開封府城南

繁臺也在開封府城南

殫百姓之財禮樂志曰遊閬閬觀玉臺

平臺列傳曰冀奉上疏孝文時未央宮有曲臺殿梁孝王傅孝景時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二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

龍臺鹿臺上下俱詳前二

曲臺樂宮有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帝常射飛鴻于臺上故號鴻臺

鴻臺郡國志曰洛陽雞鳴臺有劉曜試弩弓棚夕陽亭賈充出鎮長安百僚餞送于此

雞臺黃圖曰昭帝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池中起桂臺以望遠引太液之水時命水嬉遊燕永日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棹刻飛燕翔鷁飾于船首隨風輕漾景忘歸起商臺于池上

桂臺蘭臺黃圖曰昭帝始元年穿林池廣千步池中起桂臺以望遠引太液之水時命水嬉遊燕永日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棹刻飛燕翔鷁飾于船首隨風輕漾景忘歸起商臺于池上

寒臺郡國志曰

蒲州蚩尤城鳴條野禹之謂之青臺

又曰恒州野望臺趙武靈王以登高望

野亦曰

麟臺鸞臺

寒臺百官志曰禹拱元年改秘書省曰麟臺門下省曰鸞臺

厄臺　愁臺　石臺在陳州世傳爲孔子絕粮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五代史曰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登道旁冢詈酒相顧泣下有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

酒士　露臺　雲臺長安志臨潼縣驪山東南三十里秦始皇露臺祠在焉不齋戒往者輒風雨迷道漢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

明臺　涼臺　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親于賢也裴度治第集賢里治石林叢繚垣幽勝作別墅具榱棟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

子午　春秋　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于宮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又曰二客子于子午之地各起一臺述異記曰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縣又曲阜縣十里有孔子春秋臺西南隆阜鬱然孤起唐刺史李勉登及子弁如心愁魏闕一也

黃山之顛劉宋孝武帝南遊登此臺

妙高　凌虛　妙高臺在鎮江府城北金山上元建

凌虛臺在鳳翔府治東北宋陳希亮守郡時建遊于燧林之下王坐握日臺參雲上可捫日書雲臺在兗州府曲阜縣魯人以二至二分日登此望雲色以卜歲之豐凶

畫卦　經星　畫卦臺在汝寧府上蔡縣臺四周皆產蓍草近臺一水曰蔡溝舊有元龜縞身素甲浮起騰光臺以望四遠常有飛光如星集于臺上亦曰經星臺

九子　八公　黃圖曰神明臺上有九臺今謂之九子臺郡國志亳州老子祠內有八公臺

閱馬　斷龍　水經注曰鄴漳水北有趙閱馬臺高丈刻觀其上石虎每講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于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爲軍騎出入之節斷龍臺在葉縣即葉公畫龍處

講武　教農　地理志曰許州臨潁有講武臺本尚書馬融講書之地高宗大閱于此更名神鑿度曰神農帝建治于魯改女皇樂今樂臺在魯教農臺傳教之臺兩京記曰及南皆有觀象臺大史居處部

觀象　古三墳曰東都關北燧人氏有臺在頓丘之大陵上仰觀之處

集靈　尋眞　舊紀曰天

寶元年造長生殿名爲集靈臺以祀天神
曰帝登尋眞之臺齋至七月七日夜天漢武內傳
頃王母至望母思妻 水經注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
成都記曰思妻臺在梓潼縣五十里

白起 韓信 水經注在城西北有二臺
崔豹古今注曰長平城在上黨郡南秦墨
漢中禦覽臺高五丈又東南逕大城固北水北有韓信 西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于此
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傳漢高 白起臺 水經注安陽縣故隸
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 伯牙 仲連 又東南逕大城固北水北有韓
伯牙臺在嘉興府海鹽縣臺側有聞琴橋 仲連臺在東昌府城西北古聊城中

昭君臺在興州南漢故庭待詔王嬙字昭君南郡
人邑人稱昭君不回立臺以祭今有昭君村
漢武本紀曰帝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 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旗經千
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 李陵臺在大同府城西北古雲內州境陵鄉于此 劉琦臺在
襄陽府治東即劉表子琦與諸葛亮謀自安討登樓去梯處也 四知 九成臺在

昌邑爲楊伯起建 九成臺在韶州府北城卜
太守秋咸宴蘇軾于此 軾即席作銘自書刻石 厭氣
凌雲 厭氣臺在徐州豐縣城中秦始皇東遊以厭王氣因築此臺 述征記曰魏明帝起凌雲臺躬
自掘土羣工皆負畚鍤時陰寒役者多死高堂隆等諫之不聽 靈臺 靈武郡唐肅宗即位于此
臺在慶陽府環縣舊屬靈武 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 天
中記曰荆軻與太子游東宮池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太子與 華陽 靈武
尤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
樊將軍置酒于華陽臺出 草元 翻經臺在成都府治西南揚雄
手以玉盤盛之 草玄宅 翻經臺在九江府東林寺
造字 說經 造字臺在開封府城北世傳
宋謝靈運 蒼頡造字之所 說經臺在
翻經于此
盍屋縣即闕尹喜迎老聃 尹喜授經臺在鳳翔府城南
經處晉惠帝植木萬株連 視草 授經 漢明
蘭臺給筆札使賈逵作神 帝敕
每草制則具衣冠巡臺而
坐
逍遥 縹緲 縹緲臺在繁昌治後下
逍遥臺在臨

莊子曰側唐
刺史梁廷嗣造　玉鏡
瓊花臺在揚州府城東
人植天下獨一株元時
廢源縣宋令陳省華妻馮氏于此
花夜香臺在懷慶府瀋
夜香臺禱曰不求金
玉富但願子孫賢後三子皆爲
名臣雨花臺在長干
法師講經于此感天雨
雨花天厨獻食因築臺光　桂劒
阿張秋城南相傳吳季札書徐君
考之在泗州徐城者爲是然墓旁
形似劒可以愈疾
掛劒草亦奇跡也草形
州府釣臺山下有石刻
掛劒臺在東阿
以括地志考
龍處　千秋八景　千秋因
臺在長沙府城西宋嘉祐中第八景曰瀟湘夜雨洞庭
秋月遠浦歸帆平沙落雁烟寺晚鐘漁村夕照山市晴
嵐江天暮雪　歌風　粘雨
于此有大風之歌後人因以名臺
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

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
曰粘雨臺用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　龍虎
鳳凰　龍虎臺在居庸關臺廣二里袤三里與積粟山
相峙有龍盤虎踞之狀故名鳳凰臺故趾在
江寧縣治南鳳凰山劉宋元嘉中王觀見
異鳥集此山時謂鳳凰遂築臺其上故名　八風　九
日王莽起八風臺以別四方之風蓋欲求神仙也臺成
九日賚萬金在應天城北世呼爲松陵岡齊武
帝九月九日宴羣臣于此　落帽　潤
州臨利縣北相傳楚屈原于此濯纓臺在荆州龍山晉孟
楚屈原于此濯纓落帽臺在荆州龍山晉孟
氏見孟仟從之蹋而以　見孟仟　龍西施
爲吳王夫差破越越乃進西施請退軍吳王許之吳
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爲築姑蘇臺高三百丈游宴
其上子胥諫曰吾恐姑　兩
爲麋鹿之游矣　觀　三歸　兩觀臺在兖
州曲阜縣魯城內孔子謀少正
卯于兩觀之下即此　三歸臺在兖州東阿
縣西世傳爲管仲築　賣漿　醒
居處部　臺　賣漿臺在眞定府槀強縣北
醒酒　相傳羲太公未達時嘗賣漿

于此
醒酒臺在懷慶府
百家巖前巨石是也乃晉劉伶醒酒處

鬬雞走狗

子陵垂釣

望鵠瞻蟾 漢長樂宮中有鬬雞臺走狗臺有望鵠臺瞻蟾臺

未央宮中有

伯奇撫琴 釣臺在嚴州富春山東西二臺各高約數丈東漢嚴子陵垂釣處

撫琴臺在瀘州城北尹吉甫子伯奇作履霜操以于此臺撫琴作履霜操以破後母譖自悲

絃歌

金石臺在江西東昌府武城縣西十里上有子游祠一峯獨高餘五峯差小各金石臺分臺與四峯聯屬後石洲水永承相出之語宋景祐王安石相繼拜相人以爲應

絳帳 青陵 絳帳臺在荆州城西南漢馬融教授之所編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作形管新編

美王欲之含人築青陵臺何氏亦死

測景

烏鵲歌以見志遂自縊死

望氣 測景臺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古陽城縣內周公定此地爲中土時望氣臺在靈寶關令尹喜立土圭測日影以驗四時見紫氣丈餘飛入關曰必有異人過此囊日老子駕青牛至後乃築臺

鑄鼎 吹笙 吹笙臺在岳州君山有軒轅臺一名鑄鼎臺黃帝鑄鼎荆山下鼎成騎龍上昇吹笙臺在溫州府城南相傳王子晉吹笙處

獲麟判虎

獲麟臺在兖州後人于此築臺 獲麟之所

判虎臺在鳳陽定遠縣治後相傳宋包拯爲縣令虎傷人捕虎繫臺前判之

曝書

曝書臺在兖州鄒縣治東南相傳子思曝書于此 保定府易州大寧山有吟詩臺相傳五代時馮道吟詩于此

吟詩

望風

觀星

洞冥記曰太初二年起甘泉望風臺于臺上得珠望之如照月因名照月珠

厚載門東有觀星臺

黃鳥銜書

臺旁有雪柳萬株

馴鹿產女

故宮遺録郡國志曰許州有黃鳥銜丹書築此臺

有丹書臺魏文帝受禪有鹿產女于草臺在泰州城內昔有王仙翁居山中見馴鹿產女于草

散金

受珠

聚燕

晾鷹

月影

瑶光

帝京景物畧蕃育中

辨中挈養子菴鹿來乳之後十六載仙翁築臺居之

金處述異記曰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于帝前今海畔有始皇受珠臺

西京雜記漢掖臺有月影臺光臺

金史志瓊花苑有瑶光臺

南二十里有阜高一丈廣三四十丈曰聚燕臺歲秋社燕辭巢日必各將其雛數千百聚此臺呢喃一二日然後分翔而去

明一紡南二十里舊爲下馬飛放泊內有晾鷹臺

魚

國史地理志曰單州有昆吾臺滄州南皮有魏文射雉臺濟州濮陽魚臺在懷柔縣西三里絲橫板橋以渡東南一望烟渚村樹彷彿江鄉

馬

望麟

長安客話歌馬臺故址在寶坻縣南五十里郡國志曰曹州麟城南有望麟臺園客祠庭種香草有五色神蛾得大繭絲六十餘丈

讀書

志曰鄧州皇后城即迎陰后處城西張平子讀書之臺堯山堂縣記金章宗爲李宸妃建梳妝臺于都城西北隅今禁中瓊花島妝臺本金故物也目爲遼石梳妝臺誤

畢昂

帝黃星炳夜乃起畢昂章黃臺以記星章黃臺據章黃述征記曰魏文

問廣

章黃二水之會與鑾孤甲乙稱雄鑿井所建孤在郊縣稍傳黃帝問道廣成子駐蹕處

成

訪安期

釣天臺在此聞奏釣天之樂故名

周公

幸臺在萊州府城南門漢武帝訪安期生登此碑劒尚存

黃石

水經注魯縣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又曰陽穀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

連弩

發箭李元諒傳曰正元中節度隴右築連弩臺遠烽候爲守備西戎諱之名勝志金章宗游獵處有發箭臺

臺四

春臺

衆人熙熙如登春臺

陽臺

朝暮暮陽臺之下

蘭臺

良史下筆不能自休

容臺

書式商容之閭宮知禮容故禮部太常稱容臺

新臺

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

漸臺

立于中央

高臨四遠

吳都賦作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

危甚累碁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人力盡竭出令敢諫者死荀息進曰臣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于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亦甚危矣公遂

止　崔嵬　堶峴　崇制　峻址　崇崇之制　登登之功　崇九層之制雖欲凌雲　起一匱之功尚須揆日

詩晉陸機擬古詩曰高臺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窓出塵冥飛階躡雲端佳人撫瑤瑟纖手清且閒芳音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能顧傾城在一彈　梁簡文帝琴臺詩曰蕪階踐昔徑復愁鳴琴游音容萬春態高名千載留弱枝生古樹舊石染新流由來遽相歎逝川終不收　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曰魯國觀遺殿韓城想舊臺仲宣原隰滿子建悲風來夏蓮猶反植秋窓尚左開圖雲仍溜雨畫水即生苔及君歡四望知余念七哀　陳祖孫登宮殿名登高臺詩曰獨有相思意聊敞鳳凰臺蓮披香稍上月明光正來離鶴將雲散飛花似雪迴遥想竹林友前窓夜夜開

成大廈宏林佇渭濱　元宗春臺望詩曰暇景屬三春
高臺聊四望目極千里際山川一何壯太華見重巖終
南分豐嶂郊原紛綺錯參差多異狀佳氣滿通薄遲步
入綺樓初鶯一鳴紅樹歸雁遲遲去綠洲太液池中
下黃鵠昆明水上映牽牛聞道漢家全盛日別館離宮
趣非一甘泉逶迤亘明光五柞連延接未央周廬微道
縱橫轉飛閣迴軒左右長須念作勞居者逸勿言我後
焉能恤爲想雄豪壯柏梁何如畢儉安茅室陽烏黯黯
向山沈夕鳥喧喧入上林薄暮賞餘回鳳輦還念中人
罷百金　盧照鄰相如琴臺詩曰聞有雍容地千年無

四鄰園院風烟古池臺松檟春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
人寂寂烏啼處空傷遊子神　又文翁講臺詩曰錦里
淹中館岷山稷下亭空梁無燕雀古壁有丹青槐落猶
疑市苔深不辨銘良哉二千石江漢表遺靈　岑參司
馬相如琴臺詩曰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
條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　又文翁講
臺詩曰文翁不可見空使蜀人傳講席何時散高臺豈
復全豐碑文字滅冥冥寞不知年　又楊雄草元臺詩曰
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始西江月猶照草元處精
怪意無人睢盱藏老樹　高適登子賤琴臺詩曰宓子

昔爲政鳴琴登此臺和人亦閒千載稱其才臨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惟有頌聲來　褚亮臨高臺詩曰高臺暫俯臨飛翼聲輕音浮光隨日度漾影逐波深迴瞰周平野開懷暢遠襟獨此三休上還傷千里心　王維臨高臺送黎拾遺詩曰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又登裴迪秀才小臺詩曰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遥知遠林際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　沈佺期臨高臺詩曰高臺臨廣陌車馬紛相續回首思舊鄉雲山亂心曲遠望河流緩周看原埜綠向夕林鳥還憂來飛景促　宋之問登粤王臺詩曰江上越王臺登高望幾回南溟天外合北戶日邊開地濕煙常起山晴雨半來冬花采盧橘夏果摘楊梅跡類虞翻枉人非賈誼才歸心不可見白髮重相催　張九齡登古陽臺詩曰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駕言遺憂思乘興求相似楚國茲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祀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裏蔓草今如積朝雲爲誰起　李白凌歊臺詩曰曠望登古臺臺高極人目曩時豪傑列遥空雜花間平陸開雲入窓牖野翠生松竹欲覽碑上文苔侵豈堪讀　又登金

陵鳳凰臺詩曰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又蘇臺懷古詩曰舊苑荒臺楊柳新采菱歌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杜甫相如琴臺詩曰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劉長卿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詩曰古臺搖落後秋入望鄉心野寺來人少寒峯隔水深夕陽依舊壘磬滿空林惆悵南朝事長江獨至今　張繼題嚴陵釣臺詩曰舊隱人如在清風亦似秋客星沉夜壑釣石俯春流鳥向喬枝聚魚依淺瀨游古來芳餌下誰是不吞鉤　包融阮公嘯臺詩曰荒臺森荊棘蒙龍無上路傳是古人跡阮公長嘯處至今清風在時時動林樹逝者昔已遠升攀想遺趣靜然荒榛間久之若有晤靈光未歇滅千載知仰慕　歐陽詹題嚴光釣臺詩曰珥棹歷塵跡悄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時名辭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古風清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高臺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寢園無主

野棠開百年應作萬年計巖上古碑空綠苔　李商隱
青陵臺詩曰青陵臺畔日光斜萬古貞魂倚暮霞莫許
韓憑爲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　曹鄴姑蘇臺詩曰吳
宮酒未銷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閶門開相對
正歌舞笑中聞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
萬古臺盡人不回時聞田野中拾得黃金釵　溫庭筠
登盧氏臺詩曰勝地當通邑前山有故居臺高秋盡出
林斷野無餘白鷺鳴蛩急天晴度雁疎由來放懷地非
獨在吾廬　張喬題賈島吟詩臺詩曰吟魂不復游臺
亦似荒丘一徑草中出長江天外流暝煙寒鳥集殘月

夜蟲愁願得生禾黍鋤平恨即休　羅鄴凌敲臺詩曰
高臺今古竟長閒因想興亡自慘顏四海已歸新雨露
六朝空認舊江山槎翹獨鳥汀洲畔風亞荒榛雪浪間
好是輪蹄來往便誰人不向此躋攀　又望仙臺詩曰
千金壘土望三山望鶴無踪羽衛還若說神仙求便得
茂陵何事隔人間　羅隱姑蘇臺詩曰讓高泰伯開基
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予孫因底事假榮臺榭爲西
施　宋蘇軾章貢臺詩曰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
暮靄寒倦客登臨無限意孤雲落日是長安　黃魯直
題大雲寺觀臺詩曰瘦藤拄破風烟上乞與遊人眼豁

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　朱子登定王臺詩曰寂寞蕃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楊廷秀朝漢臺詩曰榕樹梢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越王歌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　元元好問光武臺詩曰東南地上遊荊楚兵四衝遊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當年赤帝孫提劒起萬蓬一顧漢水斷再顧新都空雷霆萬萬古青天看飛龍歸然此遺臺落日荒烟重誰見經綸初指揮走羣雄白水日夜東石麟幾秋風空餘廣武歎無復雲臺功　又聚仙臺夜飲詩曰永夜留歡席高懷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水生鱗鄉社情親舊仙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座中人　又銅雀臺瓦硯詩曰愛惜鉛華洗又看畫欄桂樹雨聲寒千年不作鴛鴦去換得書生笑老瞞　吳澄歌風臺詩曰黃屋巍巍萬乘尊千秋遊子故鄉魂韓彭自取夷三族平勃那堪托後昆湛露迄今玉迹息大風終古霸心存當時儘自規模遠誰起河汾與細論　薩都剌鳳凰臺爲御史大夫易釋董公同賦詩曰六朝歌舞豪華歇商女猶能唱後庭千載江山圖故國幾番風雨入空城鳳凰飛去梧桐老燕子歸來楊柳青白面書生空弔古

日陪驄馬繡衣行　又宿青陽雲松臺詩曰縣門遥接九華山日月天開圖畫看雲氣曉連銅柱濕翠光晴鎖硯池寒人間宫府紅塵馬天上神仙白玉盤高卧雲松定何日仰攀北斗夜闌干　周權再次邵本初韻釣臺詩曰羊裘人已遠猶説漢江山不爲三公貴輕抛半日閒遺臺蒼樹杪清瀨白雲灣千載惟鷗鳥相看不厚顔　揭傒斯歌風臺和李提舉韻詩曰萬乘東歸火德開漢皇曾此宴高臺沛中父老謳歌入海内英雄倒載迴湯沐空餘清泗在風雲猶似翠華來穹碑立斷蒼崖上靜閱人間幾劫灰　黄溍題雪竇妙高臺詩曰偶爲清遊宿梵宫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猶落雲遠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惟聽日暮鐘　明張羽姑蘇臺詩曰荒臺獨上故城西輦路淒涼草樹迷廢塚已無金虎踞壞牆時有夜烏啼采香逕斷來麋鹿響屧廊空變蒺藜欲弔伍員何處是淡煙斜日不堪題

賦　魏文帝登臺賦序曰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余兄弟並作其詞曰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崛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遥以容與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

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之通川
曹植登臺賦曰從明后而嬉遊聊登臺以娛情見天府
之廣開覩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峩浮雙闕乎太清
立沖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川之長流望衆果
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工坦其既立
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于宇内盡肅恭于上京惟桓文
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
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　晉陸機登
臺賦曰永寧中巡幸鄴宮三臺登高有感乃作賦曰爾
乃佇眄瑶軒流目綺窗中原方華綠葉振翹歷玉陛而

容與步蘭堂以逍遥曲房縈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于
是聊樂近遊薄言儻佯綺疏列于東序朱戸立于西廂
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之云亡憑虚檻而遠想審歷命
于斯堂于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惡荆
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　孫楚韓王
臺賦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
韓王聽訟觀也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竭
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于太清
薄邯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岩嵓以亢極豈岑樓
之能加至乃宫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于萬仞發玉

石于三泉優唱角烏烏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衍以低仰翳修袖而容與　盧諶登鄴臺賦曰顯陽隴文昌鞠而爲墟銅雀隕于臺側洪鐘寢于兩除奚帝王之靈宇爲狐兔之攸居　唐鮑防問津臺賦曰惟歲臨于甲午余經蔡以游陳見蹊然之故臺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于此問津敢問夫子何負于人淒淒夫子魯不容身乃泫然而出涕聊托詞以自申已矣夫子時乎時乎進皆鳥獸之羣退異沮溺之徒霜雪昏其大澤荊棘藏其通衢撫川陸之嶮難憫人世之崎嶇　范榮測景臺賦曰大聖崇業萬象潛通據河洛之要創造化之功建以黃壤亘以紫宮左輔伊闕右連轘嵩銀臺比而可擬瀛壺方而詎同掩扶桑于日域包蓬萊于海濛式均霜露之氣以分天地之中于是仰元穹之文俯黃壤之理下壓坤德上羅乾緯垂形象物既不假于銀衡司刻探元何必邀夫銅史　又曰瞻彼古臺揆日爰設載徵經始之旨將測運行之節天地之心可見風雨之交既別玉律非先土圭是揭以徵陰陽之短長以察浮驟之晷轍　又觀風臺賦曰我天子德廣虞夏業傳高曾展義之心攸克觀風之禮必登故臺之用也斯建臺之名也是弘然後度材比德奢而不盈興工俾役

儉而不陋萬物是集百工是湊從繩岡愆運斤以斲欻
以山立揭焉雲構及夫西成罷務北陸將寒霜封原隰
雲薇峯巒金輿斯御綵仗初攢寧俟心以攸往必風俗
之所觀設教陳詩事必彰于禮備承天統物攻本在于
人安　楊系通天臺賦曰伊昔炎漢功高化洪樂率土
之濱皐築通天而且崇初一簣之發地終百尋以隱空
構之梗梓飾以丹紅浮彩外鑠流光內融赫兮烜兮獨
出煙雲之表壯矣麗矣迴標天地之中柏梁不同井榦
非匹孝武皇帝紹祚鄗詹登眺遠騁高揖八極俯窺萬
井拂軒楯之宛虹步簷楹之倒影乃言曰可以臨萬國
可以游九垓凡厥層構莫先斯臺窺地底以豁險翫天
門以崔嵬謂四夷不遐將拓跡以開統見百神咸在則
祈禮而禳灾既玉女之下視復金烏之上迴　張良器
集靈臺賦曰大造之德曰生大君之位曰寶未有離于
兆庶而復謂之至道願獻華封之壽上祝唐堯之盛股
肱爲良元首作聖用壯辟雍之美乃經靈臺之政豈必
沐咸池陵倒景脫屣乎寓縣樓眞乎絕嶺屆中天之峻
極從化人兮習靜然後居無何之鄉去有爲之境者也
于是情冥具一作其慾德貴惟恒可大可久不騫不崩動
植風靡雍熙日弘宜其四溟式憂而人和年豐　又烏

臺賦曰士有利于漏漸者觀乎憲臺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警霜氣傍催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材門凌晨而多出樹夕陽而烏來旌良表正瘴惡繩回作以飛騫淒其嶷矣時爲搏擊吁可畏哉唐繽玉葉藎臣惟哲法省應劉臺兼負薛昂涼階宇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邊羣司而位絕稠人廣衆望影而魂褫暴黨姦雄睹形而膽折豈徒以聳動察宋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庶從茲而振節　陸贄登春臺賦曰春發生以煦物臺居高而處明俯而望焉舒郁郁之和氣登而樂也暢怡怡之遠情觸類斯感衆芳俱榮風出谷以天霽雲歸山而景晴俛視平皐傍臨遠嶠窮漢苑以周覽匝秦城而迴眺林巒彩翠浮佳氣于遥天宮觀參差麗飛甍于夕照　又傷望思臺賦曰當武帝之季年德不勝而耄及浮誕之士曼至詭怪之巫繼集忠見疑而莫售讒因隙而競入忘嗜欲之生疾意巫詛而是因將搜蠱以滌災縱龐瑣之姦臣嫌何徵而莫別寃雖毒而奚申搆儲后以掛殃引具察與齊人旋激怒而誅充竟奔湖而滅身異哉漢后因奸邪之是誘俾冢嗣而罹咎彼傷魂之冥冥故築臺其何有嗟爾庶嗣盡入明以見志遽興戈而自棄諒君父之是叛雖竄身其焉

賓　張式燕昭王築黃金臺賦曰昔銅雀創于鄴都陽臺起于荊國聳高麗之殊觀備珍奇而盡餚徒竭用而殫人自矜豪而逞力洎夫遺情總帳徒愴淫心結夢巫山空資穢德豈同夫慮成經始所寶惟賢初假物以求士終得魚而忘筌不然者烏將棲于茂樹魚自躍以深淵臣亦效誠于大國人誰遠仕于弱燕及夫劇辛不召而至樂毅無媒而萃咸委質而納忠願長途而馳驥然則賢爲強國之器臺實招賢之餌　任公叔登姑蘇臺賦曰吾聞周道既衰諸侯抑主中無霸王變戎振旅始闔閭以伸威終夫差以極武左與勁越同壤右與強楚爲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畧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讐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土累以臺高宛岳立而山峙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遊目于寥廓曾繭然而參雲聽逶虐而翳諫竟麋鹿而爲羣高天放曠平湖泱漭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旱雁于海風嘯寒鴟于江雨　張鼎銅雀臺賦曰六府垂象制文昌之廣殿百工獻藝造銅雀之高臺壯閶闔于昭回軼流灑于烟埃俯臨而漳滏水合仰觀而宇宙天開返道截梁兮漫延紅蕤縞壁兮徘徊連雙闕于日表飛累榭于雲隈萃如五岳于霄而岌立對

若三山出海而崔嵬金雀踞甍而欲翥玉螭盤柱而將
廻召詞人于華屋留舞客于瑤杯登高必賦無遠不該
銘後漢李尤雲臺銘曰周氏舊居惟漢襲因崇臺增
峻上擬蒼雲垂示億載俾率舊章人修其行而國其昌
唐呂温望思臺銘曰人倫大統天性是寶雖曰自
然亦資斧藻漢皇父子一失其道四海爲家不能相保
荒臺歸而千古之悲悔目空斷冤魂不歸疑生于微禍
積于基苟有明義誰其間之嗣維邦本本動邦危於乎
後王鑒茲在茲
記宋蘇軾凌虛臺記曰物之興廢成毀不可得而知
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兎之所窟伏方是
時豈知有凌虛臺邪廢興成毀相尋于無窮則臺之復
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嘗試與公登高而望其東則秦
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
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
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
求其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荊榛
丘墟隴畝久矣而況于此臺歟　又超然臺記曰臺高
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
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酒瀹脫粟而食之

曰樂哉游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

壇一

說文曰壇祭場也　尚書注曰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左傳曰鄭伯如楚舍不爲壇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作壇　漢書曰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　後漢書曰圓壇八陛方壇四陛

金史禮志曰大定七年建社稷壇于中都壇南栽栗以表之　又曰明昌五年爲壇于景風門外東南歲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又爲壇于端禮門外西南以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是日祭雷師于位下　元史曰大德元年正月建五福太乙神壇時　又曰至元中田忠良請建太社于朝右建郊壇于國南　又曰至元中大司農請于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雷雨師于西南郊延祐五年乃即立郊定立壇壝之制　又曰先農之祀始自至元九年武宗至大三年從大司農請建農壇二壇

壇二

管子曰桓公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賓須無皆差

肩而立　莊子曰孔子遊乎淄帷之林休坐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終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子路曰魯之君子也

增 雜記曰孔子出東門過故杏壇曰茲藏文仲誓盟之壇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觀楚王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問焉恤對曰此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寶器于賢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發精兵三百人陳于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恤曰貴客也請

就上位

增 洞冥記曰東方朔得神馬一匹高九尺武帝問朔是何獸也朔曰王母乘靈光之輦適東海王公稅此馬于芝田臣之王公之壇因騎此馬繞日三匝入漢關門猶未掩　帝王世紀曰雍初有五時壇漢武獲麟處

原 徐靈期南岳記曰南岳山上有飛壇懸水激石飛湍百仞即孫溫伯所喪身處也又有曲水壇水行石上成溝瀆如世人臨河壇也三月三日時來逍遥

梁州記曰沔陽城先沔陽縣所治也在漢水南舊蕭何所築也劉備爲漢王權住此城盟于城下今門外有盟壇猶存

增 金史禮志曰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書

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地與
圜丘東西相望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位
壇上南面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
前一日布神位省牲器陳御弓矢鞬于上下神位之右
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　又曰金自天德以
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寖備南郊壇在豐
宜門外圓壇三成成十二陛壝牆三匝四面各三門齋
宮東北府庫在南壇壝皆以赤土圬之北郊方丘在通
元門外方壇三成四正陛方壝三周四面亦三門朝日
壇曰大明在施仁門外之東南門壇之制皆同方丘夕

月壇曰夜明在彰義門外之西北掘地汙之爲壇其中
常以冬至日合配昊天上帝皇地祇于圜丘夏至日祭
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元史曰至元中
建社稷壇和義門內稷壇一如社壇之制惟土不用五
色壇皆北向社主用白石剡其上如鐘埋其半于土中
稷不用主樹以松于社稷二壇之南各一株　甘水仙
源錄曰至元二年眞人張志敬就長春宮設金籙大醮
有羣鶴下掠壇壝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命詞臣作瑞
應記刻之碑　詞苑叢譚曰元東岳有石壇繞壇皆杏
花道士董宇定王用亨先後居之　長安客話曰東岳

廟南數百武即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沈蔽日都人所謂黑松林也　北京歲華記曰四月初一日戒壇開城中人多往西山　野獲編曰京師最重午節天壇游人極盛聯鑣飛轂豪門大估之外則中官輩競以騎射為娛蓋皆賜沐請假而出者　瀟碧堂集曰戒壇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壇在殿內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覆蓋一院　永清縣志曰劉越石壇在拒馬河之陰晉太尉劉琨欲圖燕薊築壇與段匹磾歃血同盟置戴王室今遺址尚存

壇三

詩　唐馬戴宿王屋天壇詩曰星斗半沈蒼翠色紅霞遠照海濤分折松曉拂天壇雪投簡寒窺玉洞雲絕頂醮迴人不見深林磬度鳥應聞未知誰與傳金籙獨向仙祠拜老君　周朴王霸壇詩曰王君上昇處信首古居前皐樹即須朽白龜亦應全雲間猶一日塵裏已千年碧色壇如黛時人誰可仙　儲光羲祭風伯壇應張太祝作詩曰聖主御青春綸言命使臣將修風伯祀更福太平身帝幕宵聯事壇場曉降神帝心矜動物不為屬車人　元黃庚鶴林仙壇詩曰古壇歸鶴杳野鹿自成羣嵐氣浮清曉鐘聲出白雲樹穿僧屋老水到寺門

分人世無窮事山中了不聞　元好問遊天壇雜詩曰
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人恨
藏著中巖十里花　又曰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低叢
看不供總道查花香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　又曰溪
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思得近山營馬少青
林深處有人家　又曰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說蛟龍擘
石開安得天瓢一翻倒躡雲平下看風雷　又曰仙壇
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閒不得海東
移著海西頭　明高啓毛公壇詩曰欲觀漢壇符東上
縹緲峯葛花陰寒露夕飲清心胸月出太湖水鶴鳴空
磵松眞境久寂寥蒼苔闕靈蹤嘗聞綠毛叟變化猶神
龍世人豈能見偶許樵夫逢攀陰力易疲探元志難從
歸出白雲外空聞仙觀鐘

唐銘　周庾信登壇銘曰登壇洛汭沈玉河濱丹圖馭馬
練甲乘龜榮光上幕休氣連帷雖存堯讓終見文思

唐記　唐顏眞卿麻姑仙壇記曰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
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
蟬蛻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
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六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
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

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從官當半于方平也麻姑既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間所無有也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此爪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心知經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庭一

【搜】說文曰庭宮中也　玉海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易曰揚于王庭　毛詩曰灑掃庭內　又曰薙薙其庭又曰子有庭內弗灑弗掃　又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書曰殆簡在王庭　禮記曰諸侯之庭　論語曰鯉趨而過庭　又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源】左傳曰初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　【搜】管子曰湯有總街之庭

漢書曰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又曰太初元年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作建章宮其西則商中數十里師古曰殊庭蓬萊中仙人庭也如淳曰商中商庭也

原 自生蘭此德行幽感之應

晉 羅含別傳曰含致仕還家庭中忽

馬著作之庭　又曰玉除彤庭

晉 班固西都賦曰承明金

將軍賓客輻湊門巷填塞兄瞻曰此豈門戶之福乃以

原 語林曰謝太傅問諸子

雛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姪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車騎荅

晉 鮑明遠詩曰

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庭階也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庭二

原 賦陳沈炯幽庭賦曰矧幽庭之閒趣具春物之芳華

轉洞房而引景偃飛閣而藏霞築三川于戶牖帶林苑

于東家草纖纖而垂綠樹搔搔而落花于是秦人清歌

趙女鼓筑嗟光景之遲暮詠翟飛之棲宿顧留情于君

子豈含姿于嬌淑于是起而長謠曰故年花落今復新

新年一故故人那得長繩繫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庫藏一

原 劉熙釋名曰庫舍也舍也者言物之所在之舍也

說文曰庫兵車所藏也故藏之爲名也

謂之庫藏焉　增　周禮春官天府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原　禮記曰季春之月審五庫之量（審所用多少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　吳越春秋曰凡安國治民從近制遠者必先實之　春秋文曜鉤曰軫南衆星曰天庫　韓暘天文要集曰大積者天子之藏府　韓詩外傳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囷庾商賈藏于篋匱　鍾會芻蕘論曰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謂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于民民困國虛矣

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于民民困國虛矣　輟耕錄曰文宸庫在宮垣西　又曰內殿之傍有妃嬪庫房門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　又曰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　禁扁曰本朝庫曰廣源寶源綺源賦源廣貯生料財用輔用器備收支平盈壽武利器廣勝資乘內藏左藏右藏御帶異珍資成資用法物儀從申與武功承天

宣惠廣樂福寧奉宸廣禧藏珍文成供需備用尚用豐衍藝林資善永需　燕史曰內承運庫在東下馬門其職掌庫藏在宮內者曰東裕庫曰寶藏庫皆謂之裏庫南城磁器等庫則俱謂之外庫　光祿寺志曰光祿寺大門內左爲茶葉庫月進房右爲錢鈔庫後有銀庫鹽庫　張衡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　潘岳詩曰微火不戒延我寶庫

庫藏二

原 左傳曰昭公十八年宋衞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　杜預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于其處作庫

增 列子曰范氏之藏大火商丘開入火往還無難色埃不漫身不燋子華之客乃謝之　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築五庫藏五兵

原 漢書曰漢高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

增 又曰枚乘諫吳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轉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于郊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如淳曰吳王之府藏也

原 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御府帑藏武庫皆安堵如故

增 王子年拾遺記曰糜竺用陶朱公計術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　太平治迹統類曰宋太祖置封樁庫常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于已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

獨限境外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藏滿三五十萬即遣使于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晏駕不果　五代史曰後唐明宗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　澄懷錄曰大德初廣源庫官售雜物有靈璧小峯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所謂臥沙水道展摺胡桃紋皆具于峯之頂有白石正圓瑩然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于傍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界無雕琢之跡眞奇物也　元史曰兵志樞密院臣言牆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置軍獨御酒庫西地窄不能容臣等與丞相完澤議之　英宗實錄曰正德三年遷甲乙丙丁等庫于內府四年以新造天財甲乙丙丁等庫成欲盤移庫藏命魏國公徐顯宗行在戶部右侍郎吳堂總理其事

庫藏三

寶臺　珠府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止公子晏賀曰臣聞諸侯藏于百姓今百姓藏于外天下戮今皇天降災于藏臺是君之福也　韓揚天文要集曰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離珠爲藏府也

宴器　禁兵　上詳前漢書曰靈帝光和中武庫屋自壞司隸許永上書曰天潢武庫禁兵所在國之禁爲災深也　天潢　御府　春秋文曜鉤曰咸池曰天潢五注曰舍庫也五帝車之庫也　宋均曰帝車舍也宋均下詳前二庫藏　聚甲　藏

金　焦贛易林曰武庫軍府甲兵所聚（下詳前一）　魚集屋上　龍非邑非里不可以處　魚二集于武庫屋上　晉

見井中　魏志曰嘉平中魚二龍見于武庫井中　晉

小史守藏　令史值曹　闕掫再遷侍中悉易以士人時譽其法　司中以令史值曹刘脫爲奸及

無署廊列　唐德宗始出幸奉天府藏委棄衣至乃于行在夾廡于古無傳者稍至乃于行在夾廡于古無傳者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若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則淫蕩侈欲終以餌寇　唐陸宣公贄奏議忽觀古廊之下榜列三庫之名竊揣情或生覦望矣

自供乘輿　請列別舍　上即明將隆事見後　唐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歲貢不貲耗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下百萬緡爲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爲月庫　官庫饒豐　唐劉文靜曰晉陽士馬強官庫饒豐牛羣改濬錢太原引黻爲判官敕所在敦遣黻太息曰王室方復膺藏殫耗當協和諸侯以爲藩屏而又濟之以兵諸侯離心必有後憂後濬果敗

藏兵　還玉　漢書曰立武庫以藏兵洞冥記曰元狩四年將夕有黃髮叟懷內探徑尺玉以授帝帝以玉還寶庫即龍玉也

矛戟在前　戍儲攸歸　劒如龍蛇　鍾會云觀如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曹毗魏都賦曰百藏之庫戎儲攸歸

庫有雌雄　雌雄拾遺錄曰太上皇以寶劒賜高祖呂后藏于瑤庫名曰靈倉藏及諸見白氣從戶中出如龍蛇呂后更此則禁兵名曰靈金府諸呂擅權白氣亦滅惠帝即位以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雄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雄雉視之果有蛇蛻也

收書籍　貯畫像　輟耕錄藝收則書籍蕪史皇極之東則內承運庫再東曰香庫稍此有石碑曰古今通集庫以貯古今君臣畫像符券林庫專一也典籍歲六月六日曝之

庫藏四　管籥（附）

庫 六府 周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注府謂主藏物之稅

庫禮天子之庫有五 輸實 子產曰其輸充貢周禮凡萬民之貢以充府之則君府實

庫 紂鹿臺 紂所積之府 魯長府 藏名 受九貢 周禮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家之大用注謂朝覲頒賜也 供百物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布帛也藏曰泉行曰布小用謂賜也 王府 大內注王藏物而待邦之小用 白藏 謚之藏名 充物積滯 無聚水儁錢 衡 天子私藏 禁庫 受藏 周禮頒其貨于受藏之府 守藏 晉侯之賢頭須守藏者及其出竊藏以逃 不竭 管子曰藏于不竭之府謂養桑麻育六畜也 水壤寶溢目 窺山東之府則壤寶溢目 餘錢朽貫 武帝初府庫餘財百巨萬餘貫朽而不可校 司農供乘輿 母將隆字君房乘輿不以給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本用 有司出幣帛 言大司農錢自供乘輿不以本藏給本用

月令季春命有司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 管籥謹守 漢書薛宣守管籥 善閉 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橐籥 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扃鐍 莊子則必攝緘縢固扃鐍 啓籥 書金縢啓籥書乃并是吉 修鍵 月令孟冬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見 司門 周禮司門掌授鍵以啓閉國門 管庫 禮記晉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北門之管 杞子云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天地之籥 見上 琅當 鐵鎖琅當長鎖 玉匙金籥 黃庭經玉匙金籥常完堅 牡籥 漢五行志牡籥注牡是出籥者又云牡所以下閉者以鐵爲之 自繫管籥 續也說曰漢吏部張允家環珮聲後隨郭威入京師墜井而卒 外無關籥 魏傳評曰鄧颺外要名利內無關籥皆敗德也 納四金籥 唐史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體王納四金籥于 不爲扃籥 唐史元德秀陸渾佳山水居之不爲扃籥無僕妾嗜酒陶然自持管

籥 唐史徐岱爲給事中性吝至自持管籥相公望重何不在中書公曰以朝廷無事北門鎖籥非卿不可 魚籥 東坡詩曰魚籥未收清夜永魚籥者取魚不瞑目守夜之義

庫藏五

銘 後漢李尤武庫銘曰搏噬爪牙鋒鉅之先毒螫芒刺矛矢以存聖人垂象五兵以陳 晉摯虞武庫銘曰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